

## 《柏林故事集》

*The Berlin Stories*

文/Liugi

歷史上很少有地方像一九三〇年代的柏林那樣獨特，處在一次大戰及二次大戰的浩劫夾縫間，有如時光壓縮而成的鑽石一般耀眼，卻也如火般稍縱即逝。德國作為一次大戰的戰敗國，不管政治、經濟、物質或精神上都已成斷壁殘垣，百廢待舉。不過換個角度看，所有的成規舊套也隨之解放，充滿了無限可能性，也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國，想要尋求機會或逃避束縛的人士絡繹於途。那時的柏林是世界上最自由開放，卻也是最不安動盪的城市。英國作家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正是在此時，帶著小說家細膩冷靜的雙眼，因緣際會踏上了柏林，也用筆寫下了所見形形色色的眾生相。

當時德國正蹣跚地想從一戰的落敗中站起，政治上動盪不安，左派共產及右派納粹針鋒相對；經濟上面臨戰後嚴重的物資缺乏及通貨膨脹，而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已滾滾襲來。這一切都讓柏林沉陷在一種不知明日何在的末世氛圍中，一個文學家要如何捕捉住這種微妙不可聞的氣息呢？伊薛伍德的《柏林故事集》可說是做了最好的示範。他的小說中不堆疊充滿戲劇性的大事件，那畢竟是史家的工作，許多影響歷史走向的大事在書中往往如點睛般一筆帶過。他真正的筆墨都是用在人物的描繪上，而且皆是充滿缺陷的平凡小人物，像是英國來的滑頭亞瑟及拜金女莎莉、柏林低下階層的諾瓦克一家，以及上流社會的猶太家族藍道爾。這些小人物在時代中掙扎求生，卻也注定要被時代的悲劇所吞沒。而一個傑出的文學家其目光永遠是凝視著這些既可嘆又可愛的小人物，因為他們身上才真正反映著人性那幽微複雜的光影。以小見大，以個人反映國家社會，伊薛伍德用浮世繪般的人物素描烘托出整個時代，留下了歷史也難以細數的真實景象。

而故事之後的種種已成歷史，黑暗降臨，納粹崛起，生靈塗炭。但人可能從歷史中學到教訓嗎？翻閱此書，觀照當代，人性的缺陷何曾消滅？黨同伐異、愛國口號、經濟危機又何曾遠去？只要人與人間還潛伏著仇恨、歧視與恐懼，柏林又豈在遠方？



讓剝削遠離，讓幸福靠近——

## 《香蕉戰爭與公平貿易》

*Fighting the Banana Wars and other Fairtrade Battles*

文／徐文彥

四年前我們舉辦第一屆「公平貿易影展」，其中放映一片「沃爾瑪—低價的代價」，該片揭露了沃爾瑪超市（Wal-Mart）席捲美國、沃爾頓（Walton）家族成為出全球富豪的過程。沃爾瑪以廉價商品來吸引購買的民眾，這種大型、便利、什麼都有、天天在促銷的超市，是富裕與現代化的象徵，是前蘇聯領導人葉爾欽在自傳裡提到的資本主義震撼。

他們每到一個城鎮，起初小鎮居民莫不歡欣迎接這能滿足人們購物慾望的超市，麵包店的老闆去沃爾瑪為自己的車子換廉價輪胎、雜貨店老闆進去買廉價的麵包、汽車保養廠的老闆進去買廉價的日用品，最終無論是麵包店、雜貨店、保養廠通通都關門了，然後這些小老闆們全部成為沃爾瑪的員工，變成低薪無保障的沃爾瑪員工。

我十年前在英國唸書時，公平貿易商品在本書作者蘭姆女士的帶領下，才正開始向大眾通路邁進，當時學校合作社所販售的公平貿易咖啡比一般商業咖啡大概貴了一英鎊。兩年前重回英國，已經有多種公平貿易品牌在通路販售。比較了價格，大概只比一般咖啡貴二十便士。在消費者的支持下，公平貿易商品因為有規模經濟，價格降低了許多。除此之外，公平貿易商品從大眾熟知的咖啡、巧克力、茶葉，發展到上千種商品，包括餅乾、衣服、葡萄酒、黃金、花卉、甚至可樂。

透過公平貿易，農民合作社有機會建立自己的工廠、興建自己的學校、搭一座便橋來改善交通、減少農藥來保護自己的健康、在田間發展糧食作物來降低對進口糧食的依賴；而消費者可以在一個透明、可責的商業體系裡安心的消費。公平貿易已經不只是一種援助農民的慈善活動，也不只是一種不會讓自己感到罪惡的消費方式，它更代表著我們對當前的商業體系的不滿，而且過去十年公平貿易組織證明了建立一種合理的商業模式是可能的，「讓剝削遠離，讓幸福靠近」不是一個夢想，公平貿易標籤正連結著生產者與消費者一同改造這個世界。

Will you join our crusade?



本文節選自〈一場關於價值的商業戰爭〉

旁觀自己之痛苦——

## 太宰治《越級申訴》

駈込み訴え

文／鄭華

從《御》可知，太宰治不只擅長創作全新的故事，也精於舊鐵重冶、經典再鑄。或許，我們可以試著在翻開這本《越級申訴》之前，暫且忘記作者是誰、忘記其人生經歷，同時也把何謂聖經、何謂信仰都拋諸腦後，因為清場去背消磁有時可看見更純粹、更不一樣的事物。

與書名相同的〈越級申訴〉，內容主要是一名叫猶大的敘述者，對庭上控訴著耶穌；不用上網咕狗、翻出書櫃裡的聖經，我們就能知道這些名字跟故事的原型出自哪裡。而所謂的越級，自然也是大家對猶大、耶穌兩者的慣常理解、有以下犯上的僭越之意。

〈越〉通篇皆是猶大的自說自話，或嫌怨或驕橫，或由愛生恨、惡人先告狀地責難著耶穌。言語間搖擺不安，徹底展現人性的矛盾反覆。是啊，他混亂的思緒那麼似曾相識，我們不自覺也想到自己，一如猶大那般計較愛辯、充滿貪婪和掙扎；那些反抗之聲，往往也是我等在困境起伏中的疑神和猜我。

掙扎糾結、出賣他人的猶大，很容易令人聯想起奇幻經典《魔戒》裡面的咕嚕那種雙面的個性、分裂的人格。如今這些猶大或咕嚕們被放在文學舞台上，他們的苦痛和缺陷，實際上，就是我們的苦痛和缺陷。

透過這類作品，也能一窺如《火影忍者》裡赤砂蠍或千代奶奶這些天才傀儡師的生命之術：旁觀自己之痛苦，控制自己之悲傷，操縱自己之生死。因為凡上乘之藝術作品，都可以帶我們親身涉入險境又不真正受難。

但，真的沒人受難嗎？還是已經有人代我們受難了？或事過境遷，才發現幻術無效、原來自己身上也有傷痕和黑洞？

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被控訴的耶穌，從頭到尾都不發一語——好了，現在可以把太宰治跟聖經典故重新加回來——我們知道作者太宰治頹廢無賴、自殺多次，透過作品去探求他關注的事情及其精神，同時，也尋找我們自己的信仰。

讀罷這篇〈越級申訴〉，大概會引起更多的困惑和自我質疑吧，而仿效太宰治的名言：生而為神，祢也曾抱歉嗎？



寫詩何為——

## 《最後。調酒師便在Salsa裡失蹤》

文／洪慧

畢業迄今已有三年，習詩亦已逾十年。或者請容我講講我在寫詩時的困惑吧。

那時，一個人在造句簿上批改因果關係的邏輯題：「我的母親是一位囚徒，那一年，我們吸了毒。」

就像很多詩人在年輕時開始學習寫詩，而且孜孜不倦。然而一旦從學校裡畢業，寫作的熱情瞬即冷卻。「當哥倫布將新大陸的禮物帶回歐亞也帶回／梅毒。」幸歟？不幸歟？我依然在堅持着。然而，當你一直寫詩，你無可避免需要回答一個關鍵的問題：為什麼要寫詩。是為了抒情？是為了追求更高的藝術境界？還是為了讀書人所追求的社會公義？「（而最現實的詩人／想必是懂得水紋預測和城市規劃的／戰地記者）」這個問題延伸下去可以千變萬化，無窮無盡。然後這個問題就會引伸到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最後，我們就會來到一個最令人困惑的進退維谷：為什麼要活着？是的，活着是為了什麼？「〈因此，我可以只愛你的白色襯衣嗎〉／那麼我闖進你衣櫃便會明瞭你的尺寸／並每個最細小的喜悅和憂鬱」。

「詩人，有時也只不過是能感動那麼幾個人／那幾個早已被說服／願意去交出溫柔的人」。那麼你要如何自處呢？你可以說詩歌是空氣，你怎麼會質疑一個人對呼吸的自本能呢？又譬如你有一位愛人，那麼你會否因為人數太少，而放棄愛情呢？詩人透過比喻定義問題解釋世界，重新命名他所遇見的人事景物。雖然，天空依然是天空，無論我們如爭論冥王星是行星還是隕石，它依然會因着引力而公轉自轉。

因此，其實我並沒有完滿地解決這些問題。只是，假如你有興趣，請記得翻閱這本詩集：《最後。調酒師便在Salsa裡失蹤》。

